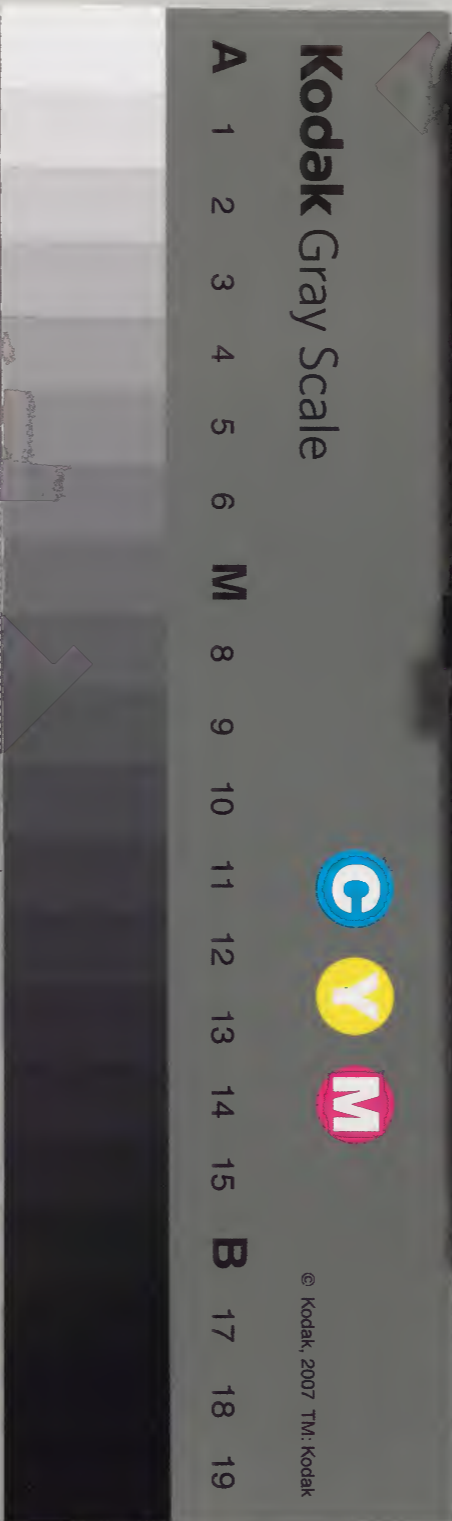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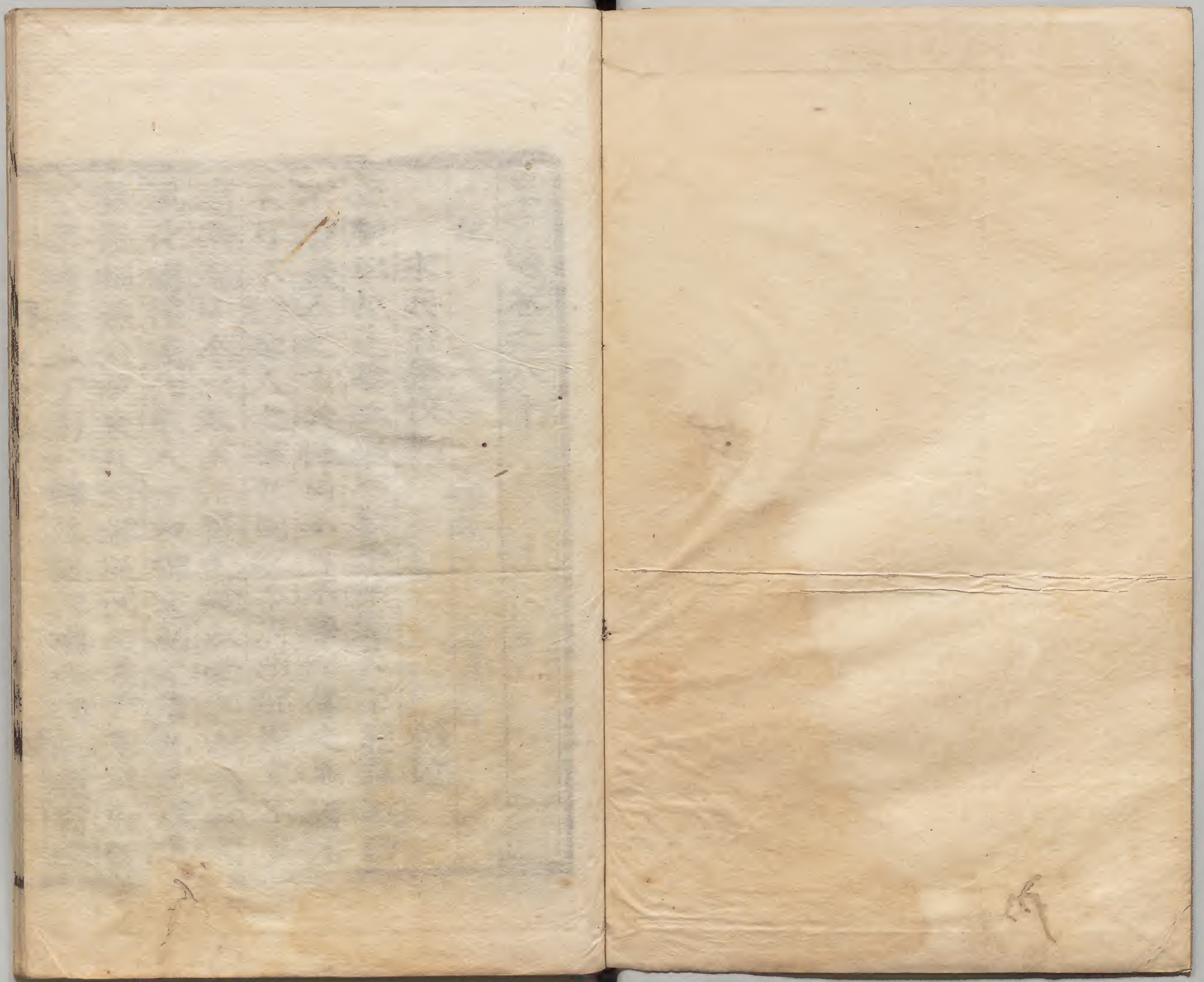


東文選

八十

| | |
|------|------------|
| 内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17777 |
| 冊數 | 130 (80) |
| 函號 | 116 1 |





東文選卷之八十

記

永興府學校記

權近

立廟以祀先聖立學以教子弟遍天下歷萬歲而不廢蓋人之有天性固不可不學而學之爲道尤不可不講聖人之書也國家今府州郡縣莫不置廟學遣守令以奉其祀置教授以掌其教蓋欲宣風化講禮義作人才以裨文明之治也歲戊寅春樞相孫公以東北面都巡問使兼尹永興府既下車適值上丁躬行釋奠觀其廟學隘陋頽腐

然出涕欲更營之且其地勢卑湫不足改爲退而
咨於父老曰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天下古今
靡不祠之爾府廟學湫隘若此寧不愧歟况治人
之道莫先於學北界隣狄舊尚武而不崇文頑犷
之俗今猶未革爾府最鉅爲諸郡所視效盍新營
構興儒講道以爲之倡乎衆口僉同議以克合乃
相少尹舊廬之基厥土爽塏厥勢環拱乃治其位
乃興其工星馬往來躬自勸督少尹李公云實亦
樂助之邑人前判事李用和實幹其役聖廟黌舍
咸中厥位樓其南而門其下不數月而告成聚諸

生金廉等六十餘人教育惟勤前成均樂正金公
綢適以教授官至孫公喜之勸講益力漸磨經術
學有日進越明年己卯之科生負趙敘金濂李陽
敷等皆自是學褒然而起擢中科第蓋自是府置
學以來所未嘗有實賴孫公勸課之功金公教誨
之力也永樂紀元之夏金公復爲司藝陽敷亦爲
博士偕仕成均予以不才忝知館事二子具言孫
公盡心興學之事請記顛末以示來父子惟三代
之學皆所以明人倫六籍之書亦所以明斯道居
是學而讀是書者當思有以求其道亦思有以厚

其倫爲臣盡忠爲子盡孝以至長幼朋友隨所往而各盡其職此乃儒者之實學也徒泥章句不治身心華其文辭以徼利達而已者非吾孫公興學之意也孫公開國元勲篤信好善君子也予固重之今聞二子之言益知公之爲政急於先務以是施之優於一國矣故併及之求樂癸未秋八月日

五臺山西臺水精菴重創記

江原交界有大山五峯並峙小大均敵而環列世號爲五臺山中曰地爐東曰滿月南曰麒麟西曰長嶺而北爲象王遂有五類聖衆常住之說爲淳

圖者盛稱之於吾儒爲無稽茲不復詳西臺之下有檻泉涌出色味勝常其重亦然曰于筒水西流數百里而爲漢江以入于海漢雖受衆流之聚而于筒爲中冷色味不變若中國之有揚子江漢之得名以此于筒之源有菴曰水精昔新羅二王子嘗遁于此修禪得道至今衲子欲修證者皆樂居之壬申之秋鬱攸爲災于時曹溪韻釋懶菴游公牧庵永公皆捨名韉入于茲山目其穰題化爲煨燼惻然悲嘆欲重營之乃持化疏出山普勸故侍中鐵城李公琳與其室洪氏中樞高興柳公雲與其

室李氏及諸檀家聞而皆喜各施錢穀癸酉之春
方始董工更就泉傍林木之下相其面勢尤爲奇
勝乃斲其木乃剡其土遺礎具存宛然舊址也觀
者相慶咸與言曰殆天使鬱攸焚其陋而啓其勝
歟二公再生以發其舊歟抑道眼既具自與古人
默契歟是必居一於此矣迺樂趨事以訖營構其
堂五架三楹浴室二楹其規制不甚異從省便也
懶庵又與柳公新繪彌陀八大菩薩以垂堂中古
銅香爐淨瓶什器皆備設慶讚會已至于三結志
修禪者多來住錫菴之能事畢矣所可慮者自今

居是庵者有能得道如羅王之二子者歟常加掃
旣不至廢弃撓者扶之腐者易之能不墜二公之
志使與此山相無窮歟抑無奈又懼鬱攸復爲林
木以至於不可知歟皆未可必也是在後來者之
責爾懶菴來予徵記蓋欲以是警後來也予與懶
庵道雖不同相知已久故不辭而書其言以爲記
懶菴世族也棄紉綺蒙伽梨道譽甚高今爲兩街
都僧錄大師云永樂二年二月旣望

法王寺祖師堂記

法王寺之西丈室之南有隙地頽階破礎鞠爲茂

草以矣及判華嚴砧公駐錫之明年予往觀之則
突然而堂構矣不數月又往觀之則煥然而丹雘
矣及三往觀之則中揭毗盧文殊普賢會圖新繪
者也左右分掛華嚴諸祖遺像修舊者也予歎其
成之速公因謂予曰吾以無能濫荷上恩領袖宗
門總五教爲國一位已極矣祝釐圖報慮無致力
去秋八月佛祖合饗之辰乃見諸祖之軸布裹而
庫藏之蠹侵蠹損殆至腐爛吾甚惻然謀諸宗門
且抽私褚爲構是堂自癸未夏五月而始至冬十
月訖功又與栢栗大師修公募緣繪成毗盧三尊

重裝祖像以安于堂之上燈供之需亦且粗完仍
邀諸檀設會祝上以慶落成欲使觀像者皆生恭
敬而歸乎無像庶憑佛祖之力小酬君父之恩吾
之志願也請予記之以示後來使繼居者常加修
葺期於不朽而已豈欲托之文辭以要人知哉予
諾而退以辭拙不克爲者累月矣公又躋門而請
之故不敢辭第書其言以爲記若夫隨喜者具列
如左云

金郊驛樓記

惟我國家臣附皇明事之甚謹歲修職貢罔敢或

愆朝廷亦謂四方萬國惟朝鮮最效忠順歲遣使
命以宣聲教冠蓋絡繹先後相望上下之際可謂
洽和矣金郊驛距王京西北僅三十里朝使之來
及其復命而往每宿於此蓋來則王必先遣大臣
迓勞於此詰朝率國人備儀衛郊迎使亦以朝而
入往則王設供帳出祖於郊又遣大臣慰餞使必
以晚而來故未嘗有歷此而過之者其廚傳供億
之費視他驛倍徙舊有館宇隘陋旱湫炎風暑雨
鬱蒸尤甚而無納涼之所來者病之求樂二年秋
八月吾友大寧崔君子固以文學材幹選充豐海

道察訪兼八站程驛使巡視八站莅事既月新芻
委積凡所以應供費者靡所不集乃謂此驛最近
王京使車往來所必憇宿堂屋佷陋無以稱國家
欽重皇華之意盍撤舊而新之即聞于國得報迺
以九月始事取材埴瓦力不煩民迨未于耜而僦
工中高其堂翼以左右之室直左室之前起樓三
楹宏敞軒豁不侈不陋下爲煖室以便寒暑越明
年二月之初而告訖其夏來謂予曰斯樓雖無江
海眺望之餘岡巒環拱野壟紆餘晴好雨奇朝霏
夕煙變態之殊足以供騷人吟嘯之興清風滿檻

足以絛馬足之炎塵明月入簾足以侑賓筵之雅
賞是不可無記予曰吁子之所爲功甚鉅而言甚
約其謙矣哉夫樓觀之設何係乎王政而有可以
知政治之得失者矣置郵傳命旅舍寄寓皆三代
爲政之所謹也故昔周之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
客至不授館羈旅無所寓遂知陳之必亡今我國
家郵傳之所以待使命院館之所以待行旅旣甚
謹矣而君能體委任之意先隆其委積次治其寓
舍而後及登覽舒憂之所以慰其心自今朝使之
來益知我國事大之誠爲政之善而國有人其爲

治求享於隆平矣此非功之鉅者歟奚登臨嘯詠
之足言乎君以世胄擢魏科歷臺諫嘗顯于朝矣
今乃屈於驛程能自不卑勤以蒞事謙以持已材
大而量弘如此他日大用有功於王國其可量哉
求樂三年夏六月日

南谷記 張濟

天地之道分陰陽而職生成固不可使偏勝然其
類有淑慝之異陽居于南其德爲明其於人也爲
君子陰屬于北其德爲暗其於人也爲小人聖人
繼天南面而治孔子贊易扶陽而抑陰以明其義

乃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夫南陽方而
明處也聖人之治能使天下而文明君子之學在
乎自明其德而已吾同年昌寧張先生以剛明之
資正大之學嘗顯于朝及退而居其鄉之南谷後
以通經復召爲國學長官亦居于都城之南因以
南谷自號意蓋取諸此囑予暢其說予惟南者方
位之最正而運氣之極中也聖人之位臨莅萬方
而其正位必嚮于是天之列星環周四方而其中
星必定於是四時之氣終始萬物而其長茂莫盛
於南訛蓋東則陽之方長而未純西則陽之已過

而將衰惟南乃是正中之方陽明之最盛而造化
之旣亨也故治必向此而文明星必加此而中正
南訛之功亦必宅此而平秩天地之南也若夫先
春而和暖竟日而暄妍陰壑沍寒而生意盎然一
山之南也簷虛而風來牖明而日照夏可以滌暑
冬可以負暄一室之南也昔先儒張敬夫號以南
軒取之所居之室也今先生之南谷取之所居之
地也是皆有志於希聖之學而自修君子之德者
也予雖不敏亦嘗願學敢以陽而號之矣南也陽
也非有二也其志可謂同矣弟子資稟暗弱學問

汙下卒不免乎君子之弃而小人之歸矣惟先生
視我以指南而使不迷於所歸是所望也永樂三
年六月之望

月江記

近世浮屠最顯者曰懶翁號江月軒蓋取現像應
機之義自是師其道者多取水與月以自號取之
於小則曰溪曰澗取之於大則曰湖曰海水有大
小而月無不同人有智愚而性無不善可謂善取
譬矣今寶鏡又以月江號之是專取懶翁之號而
倒稱之夫江也月也懶翁豈得而私之哉月在天

有目者皆可觀江在地有口者皆可吸况在人乎
求其所以爲懶翁者在我而不在彼懶翁豈得而
私之哉雖取彼之自號而號我可也且其互稱自
分體用曰江月則由用而源其體曰月江則由體
而達其用體用一源上下無間師其以是而體察
之常使吾心之體湛然清明應物之用隨感不差
如月之照乎江如江之受乎月則雖江月吾可也
雖月江吾亦可也

尚州風詠樓記

尚州本沙伐國自屬新羅爲大府迄今千有餘載

山川之秀人物之繁爲一道諸州之最然未嘗有
樓臺亭榭之設其民風之淳朴可想矣洪武庚戌
牧使金公南得重營廡宇始置菓園于東北開亭
其中吾座主韓山牧隱相國名以風詠仍爲作記
解元星山陶隱留之以詩二公皆一世文章大手
也此州聲價實增其重庚申之歲倭寇侵犯官屋
民廬盡燬兵燹明年辛酉半刺田君理始築州城
招輯遺民因舊基創別館以待使命庚午牧使李
公復始又創廡舍而亭榭皆未暇及今牧使宋公
因判官韓公岩協心爲治弊祛利舉風教以興人

民寧謐於是又就亭之舊址益闢以廣起樓其上
且書牧隱之記陶隱之詩皆復舊觀一州勝槩爲
益增矣州人前大護軍金公謙來語予曰吾州自
有風詠亭始得二大儒巨筆以華其光中遭煨燼
不克復建以爲州人所羞今吾牧伯政績卓異爲
諸州冠其起斯樓弊不及民不日而成使命往來
有所登覽州民老幼相與慶悅牧隱陶隱子之師
友也何惜一言以繼其後乎予曰風詠之義亭之
記盡矣子奚庸贅其曰使仗節剖符行過此州者
得如春服旣成之際和氣洋溢尚民其幸哉此其

期望於人者甚大予敢即此而申言之孔門諸子
各言其志莫不規規於事爲之末曾點獨言風詠
而歸夫子嘆而與之說者謂有堯舜氣象蓋其曾
次悠然與大虛同體隨物賦形各得其所以則其施
措之際必有少懷老安綏來動和之妙和氣流行
民安耕鑿皞皞如在春風之中治效直與大化同
運堯舜之治亦不過此原其所自只由宵中無一
點私累耳如使仗節剖符之使登覽之際洒滌塵
煩消遣世慮執熱不待濯泉而清治繁不待謀野
而獲俯仰之中酬酢之間默觀風詠之樂而有得

於心以廣物我同然之理則其治化之效豈不大
哉若其樓中游觀之勝吾老矣儻得一往寓目以
臨其風當爲繼陶隱之後而詠之耳永樂六年秋
七月日

寧州南院樓記

康好文

寧爲州古昔我聖祖之取甄氏也駐軍十萬築壘
觀兵以耀威虎其屯營之所曰鼓庭其城曰王字
而州之設於是乎始焉廟貌臨照一州以惠福于
州人將五百年於此矣越癸丑春予以朝命來守
是州謁祖廟退與吏民披圖籍問州之故惟是州

處於三國之中實一方要衝之地故其傳舍院館
之設視他州尤爲急務舊有院在州南以待行旅
厥旣火于倭寇無有肯構者行旅以爲病予方謀
鳩材瓦會國有耽羅役未果今守任君繼至政和
惠孚人樂用命而巍然院宇出於旬月之間行旅
如歸無風雨寒暑之窘可謂能矣院舊東向樓又
甚高任君相其風水順其面勢改作南向橫截達
道又以爲凡所經營期於久遠大抵樓觀大高則
不能支風雨易致傾危於是爲樓院中不高不庳
其規模體制與州宜且夫時當夏日火雲炎赫鑠

石流金暑雨蒸濕滂塗相仍行役往來提携負戴
汗流被體渴胸生塵煩鬱困憊登斯樓也清風自
至爽氣可挹神心夷曠洒然若衣垢而澣執熱而
濯如遊汗漫至其北風怒號寒氣凜冽砭人肌膚
飛雪漫天日暮路遠杳無人煙冰霜綴髯舌縮指
落牛馬僵仆入斯院也芻薪以積湯以熱火以燎
體燠氣溫如挾重纊如在暘谷于斯時也南商北
賈西旅東客相見言曰噫茲院樓任君所構因其
院以思其人思其政由是任君之惠加于時而及
於後不假太史之筆以垂聲烈則斯樓之作非偶

然也近來風俗渙薄交代之官互相猜疑無他忌其功能出於已也予則不然苟有益於世雖在他入喜之不啻若由已而致也今自全羅幕道寧如京爲之輟行登樓徘徊觀覽者久之嘗竊惟念所謂鼓庭王字城者宛如昨日而興王之功至今有賴苟思聖祖創業之艱則今日爲守今者不得不任其興廢之責矣此吾所以惕然于懷未嘗一日而敢安者也今任君能繼予志卒有成績是可書也後之繼守者以予爲戒以任君爲法亦寧人之幸也任君名君碩秩奉常大夫某州人院樓告成

即乙卯秋爲記即丁巳春也

喜雨亭記

卞季良

龍山立石之里世稱有湖山之樂去都城才數里許孝寧君故置別業焉後有一丘穹隆蜿蜒狀如龍蟠遂作亭其上蓋爲休息之所也君侯謂季良曰主上殿下夙駕省農迺幸此亭賜臣酒食若鞍馬時方播種而雨澤未洽酒半雨作霈然彌日賜亭名曰喜雨臣不勝感激思有以侈吾聖上之賜旣俾申副提學檣作喜雨亭三大字揭之屋壁間矣予其作文以記之一日陪君侯往而

登焉亭之制不侈不陋華嶽俯其背漢江盪其胷
而西南諸山蒼茫杳靄隱見出沒於雲空煙水之
外矣俯見魚蝦歷歷可數風帆沙鳥往來几案之
下有松千餘株青葱鬱掩映乎杯盤而高管噉
噪清風颯來恍然如捕翼而登青冥浩乎如御風
而遊蓬壺使人目駭毛豎冥心忘言者久之乃還
嘗思之人與天地本一體也故曰致中和天地位
焉萬物育焉以至一言一念之微而天人相感之
機有昭乎其不可誣者矣雖然德有大小也位有
高下也感通之效之廣狹遲速隨之矣所以能盡

感通之妙者帝王之責也聖人之事也恭惟主
上殿下以天縱不世之資緝熙聖人之學以致中
和之德以極位育之效焉者固蕩蕩乎無得而名
矣今日之事特其見於一端者耳蓋我殿下愛
民之心積於中者深矣一朝出郊省視耕農則惻
然有閔雨之念不可遏者焉天之感應曾不移晷
其以是夫殿下深仁厚澤直與此雨流衍洋溢
充塞兩間憂者喜而病者愈至於一草一木安敢
有不遂其生生之性也哉喜雨而名之亭所以感
天貺而不忘也噫彼秦漢以降病乎中和者多矣

民物憔悴天地索然其可哀已生乎今之世沐浴
膏澤者雖禽獸草木之微豈非榮幸也哉况於紆
青拖紫致身廊廟特蒙眷顧者乎誠千載一時不
可逢之佳會也君侯以 王室懿親崇高富貴無
與爲比而深荷 殿下之友愛乎况 殿下居千
乘之尊觴君侯于茲亭從容酬酢一如 潛邸之
時其爲君侯之榮耀有難乎形諸筆翰者矣此我
殿下友愛之德所性而有出於至誠蓋不自知其
身爲億兆臣民之主矣嗚呼至哉而君侯謙恭溫
厚善處富貴略無驕泰之氣宜其儀範宗室藩屏

王家得 殿下之友愛若是其至也抑斯境之勝
自大塊剖判而始有何曠世伏匿之久而發朗於
今日歟豈君侯身雖處乎聲名富貴之中而其儔
然出塵之想未嘗不往來於丘壑江湖之間也故
天公地媪以此餉之而有以慰之也若其山川風
景之美朝夕四時之變態雖病矣他日更陪君侯
優游於茲亭尚爲君侯賦之姑以蕪拙之辭仰荅
君侯之不鄙第於 聖上名亭之旨無所發明其
不類於蠡測河海毫摹天地也者幾希雖然獲憑
文字託姓名於其間豈非臣之榮遇也耶竊自幸

於螢鱗之末依日月以久存草木之微附乾坤而
不朽云尔遂欣然書之又從而歌曰翼彼新亭如
鳳斯騫誰其作之君侯之賢王出西郊匪游匪
畋民方播種憂旱于田王在于亭時雨霑然
王宴君侯其鼓淵淵錫之亭名榮耀無前君侯誓
首聖德如天君侯誓首我后萬年思託文人
以求厥傳臣拜撰辭為多上先瞻彼華峯維石可
鐫刊此頌章千古昭宣

四佳亭記

四佳亭藝文館大提學老隱先生之自扁也先生

早年中魁科登玉堂入錦省長于栢府觀察于忠
清所至有聲績凡士大夫之所歆艷者蓋已飽經
而厭歷先生之仕宦吁其盛矣哉而先生之心則
超然有雲煙丘壑之趣常在於物外者矣又况沉
潛於濂洛性命之學而不知倦焉則其不以功名
富貴芥于其懷也的矣松京之南數十里有山曰
都羅結廬其陽休暇之際匹馬往還以償素志又
以四佳名其亭蓋取程子四時佳興與人同之語
也皇明奉使太僕少卿祝公孟獻聞而嘉之既
圖其景又為歌詩先生命余為記余也學甚淺病

且久矣烏能言哉然於先生之命義不可以言之
工拙辭夫陰陽變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行之氣
順布而四時行焉萬物以之而遂其生矣五行之
神其賦於人者曰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發而四
端出焉萬事以之而得其成矣在天爲四時在人
爲四端其理一也雖然衆人之生氣質偏矣物欲
蔽矣功名利祿得失之計百周千折凝冰焦火而
相戰於其中矣尚何五性四端存養擴充之可言
哉晨昏之變易寒暑之推遷曾莫之省矣况望其
有會於四時之佳興也哉人於是乎知免者鮮矣

先生既無物欲聲利之累矣而學問存養之功日
就乎高明則其五性四端之發而不可遏者與夫
五行四時之流行而不容已者有默契焉夫豈有
上下彼此之相懸耶天壤之間同吾曾次四時代
謝佳興尚存其樂之至有難以言語形容者矣此
所以取諸至近而表之亭也歟蓋四時之氣充塞
天地寧有一物之或遺哉四時之運貫徹古今寧
有一刻之或停哉而先生之心通乎有形之外矣
純乎隱見之閒矣則先生之心與四時之氣之運
其果有二乎哉其以四佳而名亭者夫豈偶然哉

通乎有形之外純乎隱見之間者天德也有天德則便可與語王道矣繼是而位冠廊廟得盡其論道調元之責焉則其神化之妙直有與天地四時同流萬物各得其所者矣嗚呼至哉非知道之君子焉足以與此哉至若春日載陽尋花問柳江涵秋影與客携壺畏景金流蔭佳木以受清飈沍寒餘折倚晴窓以背朝日四時之景不同而吾之佳興亦與之而無窮者則雖如余者亦所同嗜固嘗樂之而舉一隅以春而名吾亭矣如天之福卜隣隙地日操几杖以從游以翫四時之變態以樂余

生則余之至幸也或謂先生之名亭也其義大哉放之六合而窮乎萬期矣而子之說則隘陋而固滯且予以春而名亭矣一偏之甚者也又烏足以語四時之佳興也哉余曰充塞天地則六合在其中矣貫徹古今則萬期在其中矣天地四時本吾一氣也又况天有四時而春無所不包則余於四時佳興之說蓋亦得窺其涯涘之萬一矣是爲記

樂天亭記

樂天亭我上王殿下時觀游之所也殿下在位之十九年秋八月禪位于我主上殿下迺以

農隙出游東郊有一丘焉高元穹窿狀如覆釜名曰臺山登焉四顧則大江回塘縈紆演洋而連峯疊嶂秩現層出環丘來朝勢若星拱信乎天作之勝地矣 殿下命建離宮於丘之良隅取庇風雨遂作亭于丘上 命左議政臣朴訔名亭訔取易繫樂天二字以進蓋揔 殿下行事之實而寓之於亭名且以志今日之樂也命臣季良作文以記之臣季良竊惟天者理而已矣樂則無所勉強而自然合理之謂也蓋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人乃生焉則天理之賦於人者無不同雖然衆

人之生氣稟駁矣物欲弊矣雖欲勉強以循天理亦且不能况望其有自然合理也哉恭惟 殿下天縱之資首出庶物清明在躬德性常用是其所行莫非天理之流行矣嘗在 潛邸勸 神懿母后之薨則屏棄人事廬於齊陵之側矣前朝之季君昏相酷謀我 太祖禍機甚迫則倡義開國推戴 太祖於千乘之尊矣歲戊寅權臣乘我 太祖之不豫挾幼構亂炳幾殲除安 宗社也輿意推戴 殿下當立讓于 上王尊嫡長也即位以來常以未能朝夕於 太祖爲憂歲丙戌乃欲辭

位以遂侍側之志也群臣死執不可太祖力止之越三年戊子太祖賓天不勝慟悼諒闇盡禮及其附廟時方霖雨殿下軫念將事之夕天地開霽既卒事三日而雨復作天之相夫孝誠也致愛敬於上王父而益篤則簡冊所載古未有也釋懷安而不置於法則蓋遵大舜之全象而不願效周公之致辟也存王氏之後俾安生業則公天下國家夫地之量即湯武革命存祀宋之義也事大以禮則拜受誥命而天子每稱殿下之至誠矣字小以仁則五十年之海寇頓顛納款而願

爲臣僕矣至於處宮庭則雖離其和承祭祀則肅肅其敬進用忠直黜退奸邪從諫好學崇儉節用謹天戒而恤民隱凡所存諸身心而現諸行事者粹然一循乎理而亦非有所勉強而行之蓋我殿下之天性然也二十年間四方寧謐倉廩富實民無兵火天降甘露昇平之極前古所罕先儒所謂循天理則自無不利者其不信矣乎往歲內禪之舉則春秋未至於倦勤疾病未至於廢事又非逼於勢而有所不得已也大小臣僚庭立痛哭者數日而竟不能効回天之力一朝辭位如脫蓍然

蓋亦古今帝王之所未有也今我主上殿下聰
明孝悌溫仁勤儉事皆稟命以承付托之重可以
紓殿下之憂矣樂天亭之所以作也臣觀夫茲
亭也春風扇和佳卉爭發而紅綠敷披畏景流金
大地烘爐而清風滿座秋染江山則明鏡錦屏映
帶左右密雪初霽憑軒舉目千里一色我殿下
陪上王而置酒忘言相囑主上殿下周旋乎
其閒兄友弟恭父慈子孝愉愉如也天下之樂復
有加於此者哉蓋我殿下所樂者天理也所不
樂者天位也與舜禹之不與焉者同一揆矣而

宗社生民之大計則豈肯頃刻而忘于懷也若夫
鳶飛魚躍於天淵者道之費也大畜之山習坎之
水仁智之所樂也玄渾之運於上也不息之氣昭
矣方儀之靜於下也厚德之象著矣而我殿下
怡然妙契於登覽俯仰之間而自樂其樂者則夫
豈筆舌所得而形容其萬一也哉臣所書者
殿下樂天見諸行事之實也夫見諸行事之實臣
庶之所共知也則其觀感興起於天性之真而各
親其親各長其長以盡人倫之道以樂殿下之
樂焉可已也我朝鮮風化之美比擬虞周而王業

之末直與兵山江水併久而無窮矣於戲盛哉

東文選卷之八十

